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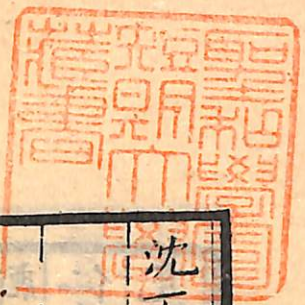
928
斗
2

沈下賢文集

Blank page with a light blue grid pattern and a red seal.



Blank brown page, likely the back cover or endpaper of a book.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書

與潞鄜州書

與澠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荅馮陶書

荅李生書

上九江鄭使君書

荅馮兄書

荅學文僧請益書

與潞鄜州書 六年夏作

亞之再拜稽首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別於所知親友門所知親友謂亞之日安所適安所為亞之對曰適鄜將假貸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鄜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仁義之道忻忻焉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充充焉播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

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不及吐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其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善字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徵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飢惡味且走來閣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智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臧否於閣下而望其推

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顛而惠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為之輕重切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相爭齎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者不口閣下之惠而已亦有憤激於衷而終怨怒者切恐閣下勞費以取無益亞之愚獨為閣下惜伏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閣下能知此則四方之士聞之皆謂閣下不愜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冒旌戟之嚴敢言進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

苟曲於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戰戰無任亞之再拜

與潞州盧留後書 八年夏作

中丞閣下法者古王一其度於天下蓋欲必信於人耳非執事之臣能得專喜怒以自弄今或奉之未如其意何執廼十四日亞之晨出南府門見一人衣縞不帶乘捷馬北馳健僕呵道衆僕皆左右馬分走甚嚴亞之意謂執事有服者即止馬匿道下既去私曰執事寧不帶耶不則又何呵也問其僕曰是方士李元戢者繫盜他郡烏亞之曰既繫何謂縱而遨乎僕

沈下賢文集 卷全
曰彼言能化黃金反童世今一郡大惑下自豪吏盡
欲德之故馳過其家且暮不暇亞之因仰而呼俯而
揖曰是能化黃金反童世烏凡執左道亂正者在殺
不以赦今其人且繫尚能惑設冠帶自儀而孰不陷
前日信州刺史以夕祀黃老不當理官臣譖之得罪
幾夷誠可寒心今閣下獨不省悟亞之雖不肖亦知
為閣下畏伏惟亟誠獄吏使固手足之繫與常死罪
者等無令出入自便不然法為吏侮而閣下安所任
主哉幸留意焉亞之再拜

與同州試官書

今年秋亞之求貢於郡以文求知已於郡之執事凡
三易郡失其知輒去其友相率而笑之亞之為之語
曰里人有良金鬻於市而里之豪亦鬻焉俱將售於
衡者豪人金錐精里人出其左衡人畏豪奪其價而
先豪里人懷而去明日之他市而衡之直復不同又
懷去又明日之他又然歸而聚黨與謀曰聞某市有
衡人不欺一市之人謂之直遂往與群金角俱歷火
昇衡市人曰雖然願先豪衡人口是精麁在目輕重

在衡衡目可欺乎市人慙而退其直果然今亞之負
詞之來于執事其望亦同於直者也伏惟熟察無忽
亞之再拜

與京兆試官書 七年冬作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晁堂者十輩然皆不能周其德
故各以其所長出人者稱之名曰四科百世之下皆
言孔子聖是知無全能者也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
文亦思有繼於言而得名光裔裔不滅於後由是旨
春祿而法太史雖未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如

有義烈端節之事輒書之善惡無所回雖日受摧辱
然其志不死亦將俟能為孔子之心者拔之是以晝
夜增矣時亦有人勉亞之於進士科言得祿位大可
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群士皆求進而賦以八
詠琢雕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於
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聞執事主選京兆長安中賢
士皆賀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目辨
而察亞之曰微亞之以八韻為畏對曰不然夫良工
為廈而選材者不以桶廢棟不責能此而否彼又曰無

求備於一人與聖人採取之至言也亞之文已貢矣
執事其服孔子之心有素如其取捨之際亦能留意
乎亞之再拜

荅馮陶書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焉今
則足下又赴省于東故弟書久不遑荅有負懇款无
以自露然則書辭所屬寧鄙人宜當託是乎乃敢自
酌以揆其意惟智府寤之樂府唱為歌十年聲流邠
鄆下而魏歌者往請之曰聞古之韓娥其歌也能易

哀樂變林籟則有是也何自而及是乎今子能楊韻
激妙感物態矣而人投聲請價者宜以遂之必且語
我使聞聽於衆耳以得售進入為王左右之娛對曰
若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於情是故草木之於地也
氣為之君五腑之居人也情為之長草木之生其根
處瘠則其表訥處潤則其表昌瘠之訥潤之昌不過
其草木及氣之作也為溫陽則萬族舒為晦寒則衆
色雜率五腑伏五行設如金困於內則肺亢應於外
而嗷馱極則反之木極於內則肝急應於外而視亂

困則反之困而馱極而亂不過一發於內一應於外而已及情之作也為喜適則七竅走而會之怡為悲慙則六氣集而赴之慙是皆不得自任也韓娥之得也在此馭二情以攻之故能易哀樂於二氣以襲物則能變林籟其神至矣亦尚未聞飫寵賞於當時者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人不混於累夫衆庶之目怫於視世俗之耳離其聽故擊弊缶貫鼠革聚觀於市促促之歌巴聲夷解唱一而和百替之者千萬人南風之絃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唱

其德於聲音雖韓娥之妙欲誰繼者今足下將行者古道也將操者至聲也鄙人方困世之馱斥安足以使之聞聽於衆耳發嘉譽於此日乎畏辱雅向願悉所識幸甚幸甚

荅李生書

亞之白辱書覽所指令僕人持書致安南守使從雅旨以契所欒意者謂僕人居峻勢能可樞其意一云謂僕職在軍副其力可驅彼之情易如瞬眴夫何妄

慢容易而不見知其不能如此哉且安南守其志木

浪下曠文集 卷之十一
很自齊從事已下咸以公籍督稽歷受訕侮繼童僂
凌彼恃門矜耄無所加責前日韋同舍亦然顧亞之
孱畏靜常遭尤况又掌刑書累以法操其吏彼無路
而露忿於僕人耳今來書指教欲使有為是執仇而
赴於敵也何能致其頤乎幸終悉省不宣亞之再拜

上九江鄭使君書

郢岸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于九江守鄭君閣
下詰之既深烏得默默已也固折委譴之於章遂用
悉陳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

儒臣自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西塞封玉門開
戎虜遁避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體臣之當
理也然喬死於讒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
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
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不命嗟乎
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為使者而儒
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逐叛之兵連歲不解負
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於
兩河之間歲尚賑朝輦之下執笏常謁請罷所討者

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日就寤請
得往導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又
以為古者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
兵以自柄詔書仍以便且從事又詔邯鄲鉅鹿兵各
以百騎與俱蓋欲重擊鑿之柄也及過平原平原郡
城而有常山卒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
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於常山帥得書以期請降
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及滄海寇款與符
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

驅騎為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棄不帶伏
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遣河南將石
稅部猷闕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
報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貝魏之門守長皆為
艱日晏不得食因中病於廣武之間歷再旬而謫書
降即奔上所委今閤下罪諫大夫以為徇急忘體冒
危取禍習傳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對哉
昔者酈生馮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劫而烹之在前代
且尔况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

塞之際而使臣奉命詔御解羈裂網之恩啟萬死重生之路曝髡就鼎之枯彼不思於降復何歸矣今習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况親於戰鬪之間耶必多武臣之言以為信何者重已之不李祐避能而誠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壁攻平原城二危且急尚不聞有効且使臣居間曾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孺二之常恩而扶戀肆喜何者氣微意迫則毅容之難

洽而告訴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率披堅甲持銳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殞形喪魄矣有如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之渝乎此解拆之事誠不當為閣下說二亦不能降聽以委書之丁寧者蓋欲泥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悞耳梗概之錄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荅馮兄書

降書誨慰滯滯之情稍以揚矣昨日奉策應對之日操意張謀唯恐不遠刺文勵語唯恐不工思欲不肩

於俗以為世之大寵及遭不錄退舍自念夫若是也
非窮心於此安能堅然而願之雖窮心極思而風水
之力所排者又安能固之於此固之於彼非吾兄韓
兵部安能無所惑者知與既寡攀援將誰近世復以
知人為耻既知而譽乃為之私反不若譽姻黨耳以
此自悲不能無憤亦欲極老日之力不忘於文以思
雪於後代之人耳吾兄豈嘗失味於是耶乃教之空
門之說小人狹薄尚為激然之氣戰燎於胸中故九
引達者之波而澆之而熱腹九襄未知其救也果兄

之教復至是將有可開也自廣之詞紙不能盡不宣
亞之再拜

荅學文僧請益書

稊類上人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問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梯
進之給猶畏過意請聽畢說幸甚昔之有善鍛者火
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
急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
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
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隳失其用復從而市之而無

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其度而運其為及其成功
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整其室而市吾之工
我故常飢亞之悞學為黃金之鍛且已困矣上人無
乃襲饑於此哉非敢自重誠恐以陷其所從耳幸熟
慮亞之再拜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序

送張從事東征序

送叔父歸覲序

送田令二子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韓靜畧序

別前岐山縣令鄒君序

別權武序

叙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愬序

送同年任晚歸蜀序

送授降城使序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送洪遜師序

行勉贈尅躬先生

送張從事侍中東征序

去年淮夷誅凡諸侯執兵者皆統在侍中故侍中得坐制於大梁以長子常侍帥萬人臨事破堅北勁皆先諸侯軍故宣武論功得為上今年齊淄不順命天子復使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四塞於是侍中空大梁驅甲馬三萬騎與攻堅之具金鐵草木飛石騰梯之噐載而引者亦三萬乘擇日出夷門門下之賓叅於幕者張生從馬生舉進士得第因東客於侍中門以協律銀綬而居侍中噐之以為敏良可親起居

必與俱及考鉉有期故謂余叙其所以云

送叔父歸覲序

古之取仕得明經為清選近世即為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荼之三貢果得中遂理索言歸亟思以賀為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媿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撰序詩以贊行云

送田令二子歸寧序

昔兩河之泥未歸而中書公為魏將因其師喪故門

下將卒咸以戎事歸中書公天子從人之欲而拜之
凡顛之制無大小皆俟決於朝朝之命士卒有所不
熟聞者往往孳語一年而化其後四年天子討淮夷
使其中子布與去聲兵五年命討常山悉師臨淮南
宮城七年淮夷滅八年常山貢二郡赦之秋命討齊
魯移兵東河渡急攻濟北九年校之斬其魁以獻其
秋入覲盡以昆弟諸子去魏從謁京師者十餘人十
年常山帥卒常山人以其狀來告中書公由此得其
事前白奏於是拜帥常山自以魏歸不十年天子之兵

南滅淮夷東濟兩河而日中書公之勤也乃以兄為
尚書留置洛以其弟執金吾以子肇為亞尹居岐以
將軍右持節回中以驍為將軍居北軍又以群為將
軍居列位午為少將作牟為殿中丞以支恭王昆弟
姪俱以中書公蒙寵居官然皆謹恭下一人多以為
當任與儒者比長慶初少子牟牟弟早令覲中書公
明日出都門來願余以云轂下名人文士必以文寵
別欲余有撰於是與述終始之跡以塞其勤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或曰近世有府之侯邀士拜賓不由已之所尚而使
群居不類故有諛言順容積微之說以基所毀四隣
之地更効遞笑飛流短長天下聞矣而其侯尚且不
寤夫言諛足以瞽明薄毀足以害忠若是雖欲明其
橈直而明莫之遂也雖樂聞已之所闕而闕莫之聞
也彼思勤過畏者牽於諛說即爾而況已之所尚又
使郡居不類乎是以慎行者之所畏也昔者余嘗得
請吏昌黎公凡遊門下十有餘年北渚公之諸孫也
左右杖屨奉應對言忠情勞其餘則工為魏晉之詩

盡造其度今年春進士得第冬則賓仕于江西府且
有行日其友追詩以為別乃相與訊其將處者而誰
與曰有引農生倥耳夫引農慎行其道不欺者也此
者之往吾無虞其類之患勉矣惟耳不棄於道而已

送韓靜略序

或者以文為容語曰古人有言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乃容之所尚也恢漫乎竒態紉紐已思以自織
剪違曩者之成轍豈君子因循之道歟客應曰草木
之病煩也使秋以治之繼孱萌於窮拊之餘搔風被

露相望愁泣陽津下潛雖佳懿之彩猶且抑隱唯恐
恐失類於慘禪菸黃之色耳安暇自任其所長耶即
春以治之擢氣於其根昇津百體之上暢之風露而
繡英作誇紅奮綺縵縹緋錯若裝畫楊華泥香雪
蕩乎天地之端各極其至使肆勇曜如是寧可以一
狀栢之人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幹以加之枝
上名之樹資過者雖愚猶知其欺也且裁經綴史補
之如流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
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自而銳

也夫經史百家之學於心灌沃而已余以為構室於
室下算之故材其上下不能逾其覆拘於所限故也
糊之隙空之地訪堅脩之良然後工之於人何高不
可者祭酒導其涯於前而後泥蒙波稍稍自澤靜略
於祭酒其宗也遵道十年而功就頗秀出流類今既別
而延蔓將遊乎河江豈欲益其自廣哉惟其勉無怠

別前岐山令鄒君序

十年秋作

昔者亞之西遊過岐山而令秩始謝余將就給食人
曰故令雖貧然能卑人厚禮何不往舍也時方暑既

見解帶座令衣弊繒短衣使兒孫姪捧案前賓食食
已有客越而請曰聞令家無女使賤走賓客食必夫
人親治之誠厚士勤矣且賓之來者無賢不肖皆即
混然齊飽是愚為冒矣而賢者安所愧乎今願擇之
而厚給如何也今日古者侯生亦有言人固未易知
夫士以食而來我者留於門無繫帶之間尚已為義
矣焉能待辨而後進乎亦寧有給之一食而使其甚
媿固如是雖賢愚何望哉客慙而退至今三年與令
遇未嘗再會食客今令窮來京師人無假氣而延於

進者嗟乎會予與令各有適故書前事以叙所憤云

別權武序 七年冬作

秦隴之地其氣雄而能產出奇夫良士由是古稱賢
士大夫多隴西秦川在隴西數百里而隴峻水夷川
之源出其左余吳興人生於汧隴之陽長而西望秦
原水土精神之氣昏旦異狀予又恠近世奇夫良士
不繁出於此往者五年余自東來京師見中山劉定
命言天水權武其人可教耳吾常語善於武武義言
往往次道及出門行事多以言明日余過言之復其

語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必汗流肌慄曾目如即事
既罷定命又從容為余言志所未遑者則下涕頓首
又曰吾有女弟欲以歸武願言成之事皆未及會余
東拜親於江淮冬還都下不幸而定命死其親友赴
喪者數十人武臨喪具事終日繼哀無絕聲予持其
手曰桑隴之能產賢由賢之能產德誠未窮矣既葬
武當西去予贈之曰夫孝慈仁誼忠信廉直惣於已
曰賢能是而行之不惑曰明子有之矣慎終行之夫
金之為物也鎔而為器無不能然則將求為太用必

圖於善治者當其未善必更之當其善無墮鎔

序詩送李膠秀才

歌詩之所以為發寤其旨甚遠夫物情暢樂怨抑之
感吁而散之大空還會於風雲降于水土包聲于陶
埴之器駉騷之變盡揉于樂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
章則見於詞微於音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
之故勤人之君欲以聞其下忠主之佐使以達其上
夫往代之詩樂皆能泐聲諧韻今徵其文以觀之而
其代興衰可見也寧近世學者固不變風從律耶何

為其詞不聞充陳於管絃乎今樂府既闕所奏如有
忠言之意衆所仰托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
故詞其所賦不多恐鬱悽艷之功誠以蓋古排今使
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絃唱賀名溢
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爭踵賀相與綴
裁其字句以媒取價嗚呼貢諷合韻之勤益遠矣膠
亦諸王孫頗專七言詞始來長安人以為思轍賀今
一不中第言歸故楚江陵下豈欲以廣其情於煙波
頗有譏余乃敢悉叙詩歌之大端以為別贊

送杜愔序

初亞之提筆西入關留舍鮑溶於楊州溶出詩吟至
夕過百篇而窈窕之思雜發亞之歎息曰後生亦有
繼之哉鮑溶前在長安常出入冢官杜氏家群孫皆
喜溶是時愔方學何虞詩於其音徃徃能自振激後
可得也及亞之與生昆弟游其相樂之愛故與溶等
而溶言果然十年春生長上知生之志謂生曰巴漢
瀟湘之水皆淪流于東合而為大江猛注於江陵楊
州西地之間其名山園連橫秀之色屬江而起前文

者自馬遷皆經遊之六代為詩之士而得聲名騰翔
矣因命生去遊以廣其思三月生即路亞之喜鮑之
知言又樂生受命之遊故終始以序

送同年任晚歸寧序

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
樂而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贊舞者奮袖
出席於是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即暮既罷生揖語
亞之曰吾家世居蜀掌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
幸子之文得稱甚光願為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

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之來舉進士得絀及綴
字為便口之句歷贊其文於公卿之門由是一歲而
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
京兆京兆籍貢名生名為亞首生之兄蓋在列下十
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為相
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後也

送受降城使序

清河張生少以善言語應對聞長又好六符神略嘗
從奇文夫游至北邊歷塞絃受降城以宗人蒙幸於

上將軍受降城扼塞得與方鎮列方鎮諸侯時節更
置其使通殷勤生以善言語故遂得居使者位今年
夏生使于夏得其歡而還夫以節度尚書公專聲重
義為天下望者重目故四方使其來者難如此不必
言受降城上將軍之善應對不辱於此而見其不辱
也不必言尚書公專聲重義於此而見其專重也六
月壬子尚書公餞使者于陽平樓命幕府賓佐相與
追詩以為贈不以亞之為不知言者皆願以亞之言
為首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人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為其為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
能啟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尔而况六藝之倫乎余
聞之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
渾脫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砂坐飛而旭歸
為之書則非常矣斯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傳人學
為旭書居故吳公子光劍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
遊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舍
余家為余題旌故平盧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

吾友生曰願欲余叙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之志於鼓噪劔氣之勢乎願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賤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到子今世益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於其流亦有派別焉為之師者量其性之高下而有授說故有瞑坐而短行毀刑而鼓談之道收於是也十一年春予東上會稽還造江有緇

衣洪遜從余假渡自言能贊導佛語嘗與其曹群居講誦恒為宿輩惟信他日復來言當之關中欲余以叙之夫西都輻集之地居多豪緇得進於上前者車服之饒擬於卿士而遜得無欲乎在自勉而已余不知佛故序無以備汝曹之事

行勉贈尅躬先生

士之冠髮就履莫不多善以自襲必泉好惡於其衷好惡形則利害隙而其明一悞所燭習識之惟與生相老矣而幼善亦違也惟尅躬慎惑為能多即之故

曰尅躬敬事則道容已尅人則偷尅躬而擇行不諛者處濁則清居族則睦結友則義字俗則化析獄則不濫夫玄黃之滋不能混玉之素尅躬之志幹以潔故處濁而能清偷吝之私不能玩於禮尅躬之氣和而莊故居族而終睦稼穡之報不終負於勤尅躬之行誠輸而勞先故結友而能義河谷之湍不能返混而倒注尅躬之令重本而道常故字俗而能化蒙鑿之之始不固黠於磨尅躬之辨窮思極明故析獄而無濫若是者非勤道孜孜則多易遠也或問於力行之

先生曰善可遷而可無悔乎對曰吾何敢誣尅躬自塞而已先生姓崔氏字夏封生于唐臣于五代居官則克慮以事事假牧于巴梁其民生祀之處則克力以食居于河濟之沂其友交給而助之既跡既明賢者稱之矣他日生徃邠侯之命余贈而勉之曰鯨鯢之舟腹萬斛而不盈浮波而馳終歲而不息載者之獲於馳耳及馱風水之適安於所留曷與一教之度乎雖坎二循環之輪猶羞其止也願索狂之誠能思即哲居哲忘思則狂蓋古者勉不息之勤言也先生

其終勉諸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

策問并對

策問三道

省試策三道

西邊患對

賢良方正策二道

京兆府試進士策問三道

問昔者秦襄公舉秦鄙之人逐犬戎于西河之外因其險而塞焉後代無敢逾始秦方列為小國而東有諸侯窺地之兵西有強戎不忘之怨未聞當時秦嘗籍卒於外而屈於敵也此一侯者之士尚尔况臣天

下之大哉今西邊制戎起隴黃荅輔兩關新故關也
目黃荅拒塞倚漢中南逾山綿阻極已蜀自關紫隴
西北會彈箏杠于河塹于朔方夾河而東倚豐而角
宥天障居其西以控戎者凡七師邈迤數千里之間
壁衝扼要之戍百有餘城若此足以流威而謹塞乎
且戎之力不能加古昔之患而邊防與地之兵方秦
之多倍百矣猶以不足於用即東取卒於淮南吳越
東南取長沙至于衡山臨江更歲以易卒彼其土之
人逾寒不續而投之積冰之地役其所不習用其所
不能非獨饋輓之不勝於費也及聞墮指裂膚之事
父母妻子聚而興哀今欲疏罷徵之請則邊臣有失
助之告如存乎舊規則贅疣而無用得失之端幸稱
其當

第二問

問時皆曰縣令之官為能以化親於人矣訊其變化
寵寂之法曰歲益祗幾室賦隨而息之是令之誨人
曰勞氓其來我者遂其所而保之吾能使吏不侵決
不渝一歲曰僑人籍而不賦再歲曰僑人賦而不役

誠著而不哀四隣之人逋而來者屬袖於道歲告籍於其郡達于連帥即遷之逋人之邑亦且虛籍以自蔽累賦於所存四隣之邑更數誨以召之賦累而不能友者更往而逋之四土之人環遊不絕輕去其鄉間猶脫垢耳雖思書亟降為之濯煦然猶虛籍為租日增而不止豈褒允寵最之謬哉不然其咎安在衆君子皆含智負能惟其不恠嘉謀於聞通理

第三問

問夫才之居人也自中正降短長之不相侔甚矣今

士非列於朝請者必仰於吏部故歲調試千餘人即假疑於事使對書決之亦有冒買其書者莫有所禁其取捨之程考於字句耳夫櫛篋輒輻之具也細不掩短狹不模橈隨用有轅於今士一規而選授於殊執豈果盡其性哉欲去書判之選則有司者無以為准約未知何以而得其中也惟陳必中之言以程斟酌之度

省試策三道

問教化賞罰政之大端固並行而不相悖在交修而

底于道漢文以恭默致理式合古風鄭產以刑鼎興
譏是稱叔代昭然薄厚豈俟敷陳然則馭時自有宜
急禮云不從其所行斯不亦教化之功乎又云使人有
所愧恥斯不亦賞罰之羞乎若曰澄其源而清其流
端其本而止其末陶然而臻福壽薰然而化暴戾體
則盛矣如寬舒何是黜幽陟明為瞰察也其或舉一
善而衆皆歡懲一惡而衆皆懼進猶加膝辱過榷市
効則有矣如削刻何是道德齊禮為虛說也今聖上
思理股肱宣力有司登選茂異周觀材器酌時而行

必有所先原始要終行能精辯幸陳其要無或蔓詞
對賞罰所以禁弊也不可使其弊也夫太寬則上逸
而下偷太急則上勞而下怨下偷則怠慢生下怨則
暴亂作故殷周之王因其弊而更張之因人利而改
作之是以不相襲制而秦驕霸嗜利吞天下以咸陽
鞭百國之貨以富宮室當是時秦法行于四海天下
之人側足而立漢興悉蕩其煩苛與天下更始樹可
守之法使賞必能刑必罪至于文帝漢天下已四十
年矣文帝躬節儉務簡易因其時而若子產者當微

諸侯爭霸禮讓流喪盜賊群起鑄鼎著刑以救時耳
今可法之理於近莫如太宗龍興革亂隋之殘政脩
法度立中庸圖堯舜為鏡於前用以為明白之理使
房杜為之相以輔不及當時之風一化天下混乎開
元井間之人反朴若先古然夫既理之代理之在中
而已矣猛則救以仁寬則輔以毅孔子亦曰從容中
道聖人也亞之雖不肖然讀其書見三代之作如此
秦漢亦如此太宗中庸之理又如此且貞觀之末非
遠而鄉中之老往往猶有詠其事者伏惟明徵之可

從容言於上前

第二問

問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博通其舉唯君子能之是知
超乘穿朴非謂武也搜章摘句非謂文也苟不通乎
源流而徒習乎藝事工則工矣是謂末節者終軍班
超奮於文儒有請纓投筆之志杜圖急病何代無之
乃有淮右小醜久稽天憲聖上深覆燾之念極綏懷
之仁網開三面武引七德而鼠盜蜂結越趨未寘忠
臣義士有以憤激今明詔既下王師鼓行視被兇殘

生見穢盪誠太山洪河墜邠注瑩不足以喻然衆君子備詳前志多綜流略必有善師善戰之術七縱七擒之方一為指陳悉徵備要將求其可上達宸聰如或出乎竒秘亦當周密以聞獻

亞之提筆之士也區區討論之間迷失聖意究未能得安足與論功伐之事歟雖然前歲亞之覽古於濠梁從容觀魚之地而濠人有習知蔡兵舉止者嘗謂亞之言曰自吳少誠叛已來王師曾會德宗尊仁宥罪詔天下悉罷龔蔡之人雖蒙恩煦日夜益訓甲卒

堅城深塹芻食盈廩積至今十五年餘未嘗一日忘戰非有他居反側之間唯恐為所襲耳而四境之郡備禦已罷雖數更其守未嘗聞一守留心下人收愛百姓皆能名虛軍畜肥私狗馬田園陂池之利用以自入務行金繒卜射幸臣祈遷乎善地而蔡益知其境之虛果因喪而橫前日壽州失利則固然也今又欲兵徵四方使來會用於小凡蔡即北取趙魏燕齊西取寧隴邠岐西南巴漢南取旣閩東取吳越皆是提遠趣而萍合相容於其山川險易曾不影響又未

聞其將軍稱者使其士卒一有父母妻子之念是寧能死志一方安所為聊且勞給非所為也爭鋒則失利坐守則厚費今議者或以為不足於練皆非也而屯集師旅亦非也今必欲不計時而誅之獨有使才人為近境之郡至則籍其郡人父子昆弟五十已下十五已上除習兵務農無得自用者如是不日而兵足用賊可滅矣其餘未可利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不可先以悉數謹對

第三問

問瞻軍國給公上出於物力其賦稅之謂耶煩則擾罷黎省則乏經用縉紳多士之論及此也莫不曰擾農困商敦本抑末知倚市者為弊梓稼者誠勞必在乎慎擇臨長之官加重耕織之出今牧宰非不選也而富庶未至衆貨非不制也而粟帛猶輕用何方可以致龔黃蒲密之理以惠康吾人用何術可以均衣食縉錢之饒以利澤南畝斯上心所注亟以延問觀况之士期為指明

對百姓之貢輸賦患不在重而在於勞逸不均也今

自謀叛已來農勞而兵逸其租賦所出之名不一猾吏撓之後期而輸者則鞭體出血若聲仍終不得蒙不忍欺故豪農得以蠹奸賈倍之而美地農產盡歸豪奸益其地資其利而賦歲以薄失其產者吏篤其不奉而賦歲以重是以割姻愛弄墳井亡之他郡而不顧亡者之賦又均焉故農夫蚕婦蓬從庶走於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農益敗錢益貴而粟益輕也今返之法必在刺史長吏耳擇其良者使久留於任一年政成者一階之官一歲一加之二三年

而政成者歲加之異政累聞者五年而后遷之連率不如法者削其本不得齒則庶幾乎其化矣謹對

西邊患對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西土亡降故老謂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未條悉或短曰惟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為邊出苦言使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也蓋天子之憂甚動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因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為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

得習伎險不得為固百姓不可為生如此吏輕易之
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嚴時南馳其來衆
不過數千其所掠民則貨一人所舉而已鷙集不能
屯兵留塞且北過千里而屬烽望其興塵知奔蹄之
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其塵高下則知衆寡視如狀
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
戍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
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
兵材雖一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

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以為材不能皆易之
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其及西涼至于會寧天水萬
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為戎有由易而見亡也聞
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
唐言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東吾
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呼曰能圍即東解其
後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
意自羅其策以來為語相傳尚近柰何客獨不聞其
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昔其林北繁

故戎不得為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所不達
且又虛兵之号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
伐麋鹿罷磨麝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畝險障剝繁
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糞畜
粟金繒文松大梓奇藥言禽薰臭之具挽輅於陸浮
筏於渭棧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
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飢寒衣
食或經時不暇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我耶是
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岐隴之

土甚饒農食不充糝稗衣結縷無帛布其相稅納粟
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
粟雖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
粟倍數矣其他征徭倣此農盡所穫不能出其費尚
無不忍更是民由逢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
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客柰何為不

困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二道

朕聞古先格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甞心

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
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厲噫盛德之所
臻曷乎其莫可及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
流竄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昧道祗荷丕構奉
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慮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
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
由中及外闡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底災旱
近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
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

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墮荼列郡
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又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
格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
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可近何道而和氣竟
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
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是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
尅平何務維此龜鏡擇手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古者君天下之心也上降下應還若影響
夫以身而養人者下以父尊之雖衰而無怨此神農

之俗也以道而覆人者下則欣戴之雖衰莫得離其
下此黃帝堯之俗也以義教人者下以神敬之雖衰
而無慢此舜禹之俗也以刑戮而驅人者下以刑戮
而畏之不俟襄而刑戮復矣此桀紂之俗也今陛下
廓神睿之宇臨天下將三歲矣索舉賢良待問之士
聚而俯告悉徵所達以輔于明臣幸得見墀級之嚴
陳百王由戶之道臣之所奏善戶有三神農唐虞之
化是敗戶有一桀之亂是彼三善之戶其門甚闢皆可
循轍而進唯在陛下命車而已矣制策曰厥聞古先

格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疑
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
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曩乎其
莫可及以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流寢微
自漢而降足徵寡者問有以古先玄默無為之化及
三代質文迭救之法易難相殊者臣請指顛而奏之
夫數之始生起於其一而厯乎多數在盈十之間雖
童子且能屈指而數也及延乎億兆塞乎天地雖明
大之人猶難舉籍而造其極天饗者始生魄於嬰而

蠶於蒙蒙嬰之時不俟更乳而飫矣及形具氣周設肥牛之肩加百品之佐不足以塞其饕也是則太古之人衆庶之俗其由數之奇寡饗之蒙蒙乎無越無踰蠕然濡之無營無慮愧守俟煦為之君者易其化五帝主之何異以賁育之材舉一毫而趨也三代以降衆庶之情變之俗其由數之億兆饗之周壯也君之者廣法制以御之飾禮義以導之明刑賞以齊然猶不能使下表夸無益也臣聞聖人高明而道中庸者法常制定使人無加踰於飾度猶恐其久而為

弊即以日新之言以勸誨使不為常也如其臨理有常制豪猾何致踰檢乎講習師受有常學儒者何致廢墮乎黜陟幽明有常令列郡何致干禁乎車服室屋有常度工者何致媮巧乎易問先迷失道之常也然照育之神不測者以其既弊於夕而能更興於晨便其光日日新也伏惟陛下觀日新之道以張化源復何有俗恬風靡積訛成蠹之患乎制策曰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辯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刑其阜財黷號也生寡而食之衆煎無以臣恐錄於

所制也伏願陛下修日新之德察善政之臣行尅己之令以極其弊然後可以畱衣而化也制策曰故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啟也陛下如能用其道可以澤惠下土也如使理古可近者其在明禮樂仁讓也若使和氣克克者其本在和人心之邪愠在理之雅正也其理拂者衆氣雜其理明者衆以洽夫衆庶之情和平愠柳之氣吁而散之大空還會于風雲合于水土包聲于陶植之器每歲附陰而伏乘陽而昇衆庶之氣雜于陰陽陶于變化者其由翹孽乎愠氣居于中

則戾戾則悲二則水潦敗柳氣居于中則悖悖則亢亢則螟蛾生平氣居于中則序序則得常得常則風雨節寒暑時和氣居于中則泰泰則有餘有餘則交讓於變化溼而為休寶流而為精神洋衍乎祥光沛濺乎佳澤臣固曰克和氣者在調人心也制策曰若至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充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尅平何務維龜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者夫廩畜之所賢者在乎賤入而貴出使人無所困飢於凶災傷勞於豐賤也夷

吾之權微不可也從古已來西事戎者或辱於盟而困於嫁非有他由擾其鋒而侮其醜也及為所窘搏則啗物以其兵矣戎夷之生無以異也故聖王備而不擒也嚴尤之言亦可徵也自長慶寶曆已來金紫銀朱之佩盈于朝逸于鄙國有紀何者今日布令明日而隲使人無所守是以紀綱不振也且教令所以設備為防也綱紀所以制物樞用也是皆虞患難極困也人有赤子沉於水火者為之父母必將奔往而拯之使免於苦及無為救者則必坐悲而泣望也為

救之具必在長綆之鈎修竿之扶乎有備而防者父母之人也無具徒手者雖悲不信也今陛下之赤子亦以困於是矣陛下亦將拯而免其苦乎今法制委弛維經不樞則是脩竿長綆之鈎扶不為也陛下居于九重臨于兆庶得無有坐悲泣望之恨乎臣竊為陛下懼不仁之尤於後代也伏願陛下擇忠言以廣其明察智謨以周於用一刑賞以信於令薄賦歛以息其勞慎禁奪以省其犯審獄訟以愛其生如此水火之陷不牽於瞽瞍之俗矣多濟之防充列於無患之

朝矣若是又以為不理不康不惠不仁非臣所知也
謹附聖條陳寫大略冒黷之罪臣何敢逃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
勤多歷年所未經盛聖之慮豈有遺哉然由好問察
言勤求賢士蓋以承祚之任重憂人之志深况朕長
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矜人夙
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
求讜言以補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

當極意正詞勿有所隱昔王者之政必臻於康泰霸
國所立猶致於富強我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
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
彫訛家無蓋藏公闡儲峙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
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
戾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且陳
興盛之謨且文武兼學以成身仕農迭居以豐業故
家給足以戀本才周足以應時近古各徇一端不相
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於成課去秩與守輕為惰遊

指明共貫之方訢合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
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善則在下難知將任
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同指要得合誠明精別此周
之情敦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
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
行或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真偽之辨至於朝廷
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
不取子大夫其勉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育等及屬

日蒙光乃能寤玄黃披蕙顛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
中則為愚者混非遭暱偶時安能樞陰陽育萬物其
理一也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賢其理
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
中縣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
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
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洞天鑒被幽塞猶懼理之
未至故親省群言而臣瞽愚非能逾智傑應陛下之
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謂非任當

伏竄弃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敢言臣伏讀
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未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
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
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于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
請以今之戶部舉之睿問有才思於文武本固於士
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
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以朝廷之闕臣
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
隴右之意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

臣微而忽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
百年其由綱之不絕於所制故也太宗龍興革魏晉
之殘政修法度立中庸設尚書六曹以序班文武以
條系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區矣愛其人若愛己之
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有墜也故明四目以先
其視指教其未見也達四聰以先其聽開喻其未聞
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
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姦夫而終不患其亡由
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

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系于首手足之用關于肘膝其血脈其緒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尊其道故足司其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繆今人俗彫訛者其由戶部之經不理昔戶部其在開元景為治平當時西有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師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

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佷直言得死諛色或進轉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涼為虜兩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率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權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危衆多欲無彫訛不得也兵部之選武士益繆矣武夫試射百矢為重騎射次之騎戈亦次之此武夫賦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姦之輩役者以待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沈氏書院
卷之四
用願欲占籍自恃以遠徭於鄉閭耳而欲率乘貨弊
之充強臣未見也今西河之間至于幽薊連屬西邊
北邊而仰給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操曾
不能制一校尉而况細其經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
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畊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
成願使兵部之經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
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執今禮
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彀律之賦詩擇之
及中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

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由擊陋歪而望曲於
韶護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為朴博明為
狂願以武為汙矣而况無學矣陛下以殷周之誠而
求之何患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經不舉之由百工
之不條理言且務於榷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
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土力之
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于土陛之上
蔭於茅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水而卑宮室是二
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天下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卷之七
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王未有不極遊觀之娛窮巧侈之樂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竒綵之貢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隳宗社今仕家著籍於鄉閭亦已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

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千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為陛下擇耳何止仕農之固綦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于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為准考之能否以定取捨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况十九皆偽人乎以是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鷲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比辭而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群官立於朝者歲各貢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

望和學園短期大學
下野文集
卷九
勝於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治聞者爵逾
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
爭好賢人人克己何患乎真偽不可辯哉今朝廷之
闕衆多其寔急者刑部刑部之網不舉其由賞罰之
不信勅令迭降而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
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謂慢易詐欺之藪耳
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再去其相逾則人
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
為刑部之源官無令猾賤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

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己之風序今止
於闕蓋將病且痼矣夫病者其在支膚則易也六腑
尸繆氣非所經而其體固不亦危乎臣聞良醫之理
痼也陳以竒方進以猛餌外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
于其中及痼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才調
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
和矣夫近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
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
維也九州百郡國之百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

聖和學國短期大
沈下學文集
卷全
荒淫異國之痼病也嘉謨長筭國之奇方也強將勁
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
其於外六府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
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
其久為痼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為瘵難矣臣以為天
寶胎痼始於一支久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玄
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友興元德宗之時又無大臣可
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就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
乃復遜於幽冀居國之左足又有西戎之屬居于右

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白掌而及肩
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三千里其門嚴關重阻皆
為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
肩之去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
之閩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敝莫若山東隴右之急
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母萬物必
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武
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
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

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故聖人因之武備至于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勵之恐僭陽之通也內蜜燠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覽凍霜雪禁其煩興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舒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傳文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檜齊魯滅常山死幽燕罷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為兵可耳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臨剡北不旋踵而賊

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慎動誠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穀如措之峻坂之上援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矣乘虛而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衆威於深棣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蹏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大原之師入剡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連矣此拘冀囚冀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

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明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為戎虜知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唯恐田園陂地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可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猾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虜

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形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勢則亡怯假如陟險利強弩以遲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三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牛羊雜畜及衣裝寶賂皆與之無令有奮奪此願利而亡怯蒙兵失此者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輪海已東神鳥燉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

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叢
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
時必東望啼噓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
臣意西戎今冬當逾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冠
西城先擊鹽宥城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
會涇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
持裝佩鹽糧令邠寧涇原軍皆出乎涼道彈箏邠寧
軍北固崆峒守簫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
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卷

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名
以輕騎入河蘭撫喻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益西則
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驚烽之虞哉
臣因曰四方之散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
言極諫則言無所不宜宜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
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
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必欲言之臣不寤也睿
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言實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
臣懼罪言於非宜也而况短畧之晨奔充馳驟之下

筆之奏杓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於一
二也豈與異日而顧問故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沈下賢集卷第十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碑文

臨涇城碑

墓誌

僧靈祐塔銘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唐郭公墓誌

故太平令李靈墓誌

李氏墓誌

韋婦墓誌

盧金蘭墓誌

表

表劉薰蘭

題劉薰蘭表

碑文

臨涇城碑

臨涇之築跡於郝泚貞元年泚為涇將德於軍軍中
皆推其公嘗從壯數百騎出捕野還白於帥曰臨涇
地扼洛口有洛川在涇州西北盡於臨涇其川絕饒
利息蓄其西大野走戎道曠數百里其土乃泥沙無
能出水草當涉者盡疲即屯臨涇為休養便地願以
城控之可艱其來泚出其傍一人謂帥曰誠而泚言

有是也雖然公自念之公所以蒙殊恩大幸于姪昆
弟俱得不榮而官者蓋以邊防未有可制志日夜懸
於此故厚公之事無所雜今用泚言則邊已固公安
倚耶雖戎不得越所趨而捕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
之亦且輕所憂矣遂不從泚計及帥死其校段祐代
為帥歲餘泚又白曰昔天寶時天下有兵為防者獨
西戎矣而邊至王畿尚萬有餘里其烽叫之驚東不
過燉煌張掖之間又有嚴關重阻盤錯之固綿屬於
其中迺者燕人反安祿山史思憲明其邊兵強壯悉

會難咸陽東而西陲復為所攻盡亡美地今王畿之
傍列為邊郡飛烽傳候昏曉之際必奏于帝垣况未
有可固今每歟戎入塞寇涇驅其井閭父子與馬牛
雜畜焚積聚殘廬室邊人耗盡而又以一方便宜委
決於將軍何以自塞夫臨涇之築於涇甚便前年涇
白於故將軍不聽今日幸願將軍省計遂築城於臨
涇以涇部鎮之自是戎無敢犯涇者元和初祐入覲
因留宿衛後為帥者惡涇能強涇以年朽不任兵罷
之八年余西道塞歷歧隴而邊人無幼老盡能誦郝

泚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勒其事於臨涇城

墓誌

靈光寺僧靈祐塔銘 十一年夏作

釋家之法以弟子嗣師由子其事死送葬禮如父母
由是籍書贊記之常名而不姓今通氏言釋者必祖
自佛派分諸系于七祖各承其師之傳以為重望而
律師光範者始為童子時事師曰靈祐且滿歲師與
其曹為狀喻之語而律師侍側輒達其至既學五年
而通經記年及冠遂去髮被褐言語應引則老緇不

能對矣大曆中詔度始成僧儀初居吳之嘉興空王
寺其後緇衣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俱使授學更居
靈光寺遂與其徒講贊微言百泥會歸之說自吳南
北郡邑緇衣咸果受人人自得若濡露然又著會釋章
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十月某日瘞于其寺之居僧
年四十五壽年七十四遺言令其子弟曰當殯我寺之
居西園中其後四年門弟子相與成塔於其所元和
中途遊吳弟子明辯來求銘焉律師字楷其家本吳
人其鄉里在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三司

食邑三百戶祖允亮於潛令父君卿彭澤丞母河東
裴氏其子與明辯之列凡六人皆童子受學是來事
之儀由子也作銘其詞曰

惟寂之門嗚呼已矣匪媻匪育孰後尔已能傳其心
即繼乃嗣以圖我銘以紀萬祀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府君諱某太尉武穆公光弼之少子也為人儉毅意
氣祖楷落自凶奴提其屬來入始為唐臣累遷至將
軍贈司徒武穆既壯當天寶末以平燕冠有功故公

能對矣大曆中詔度始成僧儀初居吳之嘉興空王
寺其後緇衣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俱使授學更居
靈光寺遂與其徒講贊微言百泥會歸之說自吳南
北郡邑緇衣咸果受人人自得若濡露然又著會釋章
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十月某日瘞于其寺之居僧
年四十五壽年七十四遺言令其子弟曰當殯我寺之
居西園中其後四年門弟子相與成塔於其所元和
中途遊吳弟子明辯來求銘焉律師字楷其家本吳
人其鄉里在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三司

於提襁之間得賜校書郎武穆堯公少無所倚薛蕙
訓憐之奏試殿中丞後從朔方軍事汾陽王於邠又
從東平軍事李正已於淄青正已恃公說之以善語
雖不從然得重賜與馳歸即從宣武軍司徒勉公使
於京而賊希烈攻勉城校公不得赴乃從淮汝軍事
哥舒曜於東都興元中行營為先軍得試將作少監
兼侍御史後從義成軍再事賈耽於滑得兼御史中
丞貞元九年入為左神策左將加都將元和初加御
史大夫二年出鎮同官四年加右散騎常侍遷宿州

刺史七年改安州刺史九年入為右羽林將軍十年
春加左散騎常侍拜節帥涇原既至聞士卒前以食
不賑而鬻子者皆與贖歸之夏六月公疾發視政不
能動七月十二日薨行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葬御
府粟帛命官即其家吊勞生子男三人女七人長女
適焦氏娶竇氏夫人生嗣子罕夫人卒娶潭氏潭氏
亦早卒公將葬使上珉兆言合葬不宜罕從卜竟祔
先將軍太尉之墓於華原其原乃用亞之為誌以銘
其所詞曰

惟漢都尉肇自其源居彼北方繼世不還乃公之祖
始為唐臣武穆嗣毅即我家勲帝念不忘公亦為藩
乃葬王畿北指華原嗚呼哀哉惟功與魂千古不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宮苑閑廐使駙馬都尉鄆公墓誌

府君諱某其先閔西鄭人也大父汾陽王始以戎勲
著績為朔方軍副使天寶末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
兵于靈武乃率其義虜順夷合兵逐叛得為朔方軍
節度既而二駕還都拜為中書令統兵於外代宗初

犬戎飲馬昆明至于御溝天子在陝又以擊逐之功
益拜尚書令封汾陽王尊稱尚父乃詔子曖尚昇平
公主都尉主客皆賢故長安中名人文士自李端司
空曙之徒咸遊其門賦詩席酒更日而主生子男三
人女二人長今為皇太后府君即其少子初憲宗居
邛時親臨主家納迎如禮及今上即位皇太后昆弟
皆寵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
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歲餘改宮苑閑廐使府君寬
柔和易不守剛決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于主

家享年三十七太后聞之驚悼悲哀使者自中宮者
出按問瘞疾之狀月餘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
葬于京兆其原之上初西河王前降吳興沈氏生子
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以沈氏之嗣為之主辦
卜葬有期主喪者使其家吏牽馬操幣至于櫟陽即
尉家曰尉之文記事有聞矣願得為之銘以誌其壙
於是與叙勲興之事表于壙中云詞曰

河族崑崙命源惟長跋于神華其來泱泱影響邁會
披華吐章靈姻氣交鼓而興祥陶以精神溼為濃光
保我國步乃生汾陽在戶作局橫天為梁息災破難
以藥疾瘡帝子入室固知維經孫為國母沙麓以昌
少為姻臣謙寬汪汪祿而不壽哀彼中霜惟其流慶
與唐無疆

故太平令李冢墓誌

長慶元年故太平令李冢之喪其妻沈氏挈其稚嗣
哭丐於姻黨之門以事其殯事將具命其族亞之為
銘以誌其壙府君唐之裔也其先奉高祖入關定隋
封定州刺史曾祖承昕為鴻臚丞丞生少連為潞水

今令生年為梁縣尉尉生府君世以宗廢調官卒無
違顯貞元中沈氏始以外戚隆貴而曾得為列卿掌
太府乃以子女歸之府君府君貧附其屈而家仰給
為生元和中調為太平令卒於官舍親黨語為善人
多痛之銘曰
廓乎圓穹覆乎萬古之中賢者或塞而夸者或隆唯
達識不窮善人有終哀哉

沈參軍故室李氏墓銘

漢孝武時匈奴累犯塞夫人之先為都尉出居延力

戰且陷遂與其部居胡中為貴落其後入唐為功臣
世世以武績顯至大父臨淮王光弼父尚書彙皆為
帥長及父沒門下客沈亞之請其屬以夫人歸子從
祖之子曰稱師從祖諱房當代宗時取良家配帝其
姑以妃受選入宮生雍王沈氏之先繼烈組冕顯於
籍牒者皆由文學及德宗即位追尊皇太后太后昆
弟父祖既追封矣其子姪皆蒙寵膺遂以房為將軍
執金吾冕為卿掌太府羽為駙馬都尉尚長林主夫
人既嫁三年而卒生子男未能視在元和十四年正

月六日具葬城南次于沈氏之隴作銘其詞曰
冗葉雖榮速霜霰兮勞飈罹災延而眉兮韶妖之葩
筭刺晷兮觸烟寤露條委蕤兮玄金蒼礫安靜銘兮
紅瓊海碧包脆危兮嗚呼夫人曷而得支姑啼夫哀叢
咽伊兮姊弟酸脣垂涎漉兮悽風送魄鍾生滄兮黃
壙圓隆絨若惟兮明能之魄來而安兮無越違兮

韋婦墓誌 四年春作

夫人姓王祖曰楚天寶中為吳王府司馬父曰新貞
元中為杭州文學卒母河南姚氏永貞初歸夫人于

京兆韋氏夫人之歸年始十四已能成婦通年十八
暴疾七亞之姊乃夫人諸父之兄嫂也或謂姻家之
喪必有賻亞之貧無貨請以文易之故韋氏妻之喪
沈氏得為銘誌

夫人之弟曰琅和夫人質多於容行多於和豈天不
命於壽不多耶實既命短可柰何已矣蓮湖之西靈
山東趾南極于江近十五里元和三年四月庚子而
琅和氏之骨歸于是

盧金蘭墓誌 九年冬作

盧金蘭字昭華本亦良家子家長安中無昆弟有姊
 四人其母以昭華父歿而生私憐之獨得縱所欲欲
 學伎即令從師舍歲餘為綠罽玉樹之舞故製大袂
 長裾作新眉愁頰頂鬢為娥業小鬟自是而歸諸姊
 不為列矣因恚泣謂其母曰今我不等我不若從所
 當耳年自十五歸于沈居二年從沈東南浮水行吳
 越之間從七年乃還都又二年沈復東南而昭華昔
 止京師不得隨病且逝從沈凡十一年年二十六生
 男一人女一人葬于城南尹村原之下作銘其詞曰

野遼冽兮衆草羅生 颼鬱蒼兮孰先殞零綺顏奄忽
 兮辭金楹去何止兮歸無程芳霍紅荃兮昔所遲今
 銷七兮不可再馨魂魄歸未兮復此園塋

表

表劉薰蘭

劉薰蘭者洛陽中女子也字媽蓀故居家時名鄭兒
 元和九年年十六房叔豹求彈絃者其母以鄭兒入
 焉後以善笑得大悅曰更名薰蘭叔豹為人喜酒多
 廢薰蘭勉之曰某以孫稚蒙君曲悞之愛使得奉巾

饌誠不足以正非是然而君之齒方壯且又是給華痾
恙無有乃終日碌碌自墮如即至力

旦暮將何以拔之若終不更則親戚友朋視君若某
皆貊之乎於是房叔豹蹶然自覺遂取古籍詩書併
學之是歲余罷隴西軍來舍房氏始聞其語曰嘉之
遂為著篇以繼勸且古語有云女為悅已者容亦見
其志也知薰蘭之能引媚其志歸於至理豈不知賢
女之為容

題劉薰蘭表後 南卓昭嗣

余所善房叔豹豹好色得劉薰蘭最為嬖後即不復
顧他色始余與房宴言薰必預故余得周視薰所舉
凡為言雖尚才功柔戲以樂左右而徃徃甚正余獨
恨對蘭薰凝視之移晷刻將有嘲述卒不能云云顧
余才不足當語薰耳十年冬余友沈下賢抵豹居下
賢誠才尤精為太史公言一見其書果能備薰善時
余貢於京師豹與張孝標美喜言文并批笑事因錄
沈述來余知薰之色而待沈之才色兩相宜耶故復
叙之以繫于沈左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

行狀

祭文

為宿賓譔行狀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祭李少尹文

祭胡同年文

祭故室姚氏文

為人祭媵者文

劉巖夫哀文

祈雨文

郢州修明真齋

為漢中宿賓譔其故府君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
紫金魚袋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曾祖 諶 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

祖 岑 皇贈祕書監

父 潭 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

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
以門葉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大僕繼喪
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宮姙既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宮
中令與皇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

大瓘為之師又以大瓘子通玄通微玄為助教令十
日考學績勸所進乾元初除尚舍奉御得歸故外又
詔吳大瓘通微通玄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
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輦將欲加
賜遷官未幾而屬車駕西狩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
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東入都購其家人以為效德
宗竒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傭裝入賊軍中見賊偽
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公晟公說曰陰潦之災鼈游
其墀壇即楊先赫明是輩不知枯桂之地者公等寧能

從其桂執乃出詔示常等皆捧詔伏與誓約所歸未
及期會樞籍官臣朱既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洪遂與
捕繫定死矣洪二將詞不伏即徙於外獄稍寬之有
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繫者十餘人謀相
與脫其錮髡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背流涕明日
宸輿幸漢中公奉轡至南梁還拜王府長史貞元卒
改嘉王府長史歲餘翰林舍人吳通玄謫死公為疏
陳雪再進不得命公之季止公曰上方怒寧可為也
公不聽公章卒三貢於是德宗寤之謂公見義不回賜

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入為少將作
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左
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加銀
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賜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
岐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
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因而漢中窳險狹益
不能賑輸所奉中朝以器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
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

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閭亦以為自賴今則徙之謂若謫耳皆鋒奮食所引刃援弓迫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信走往其所先勞之若辛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關耳又問關何以而得伐俱曰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知關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戚之而得功反不受指耶今即不受指即受戚矣于是季皆免曹匄奮遂從所徙歲餘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之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辱傲公知之乃先謂曰聞若等皆以去

信強亡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待皆莫能詞先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公居爵益封千五百戶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戶部尚書以大金吾為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命從官臨弔之賜賻未帛贈太子少保公強辯多學謙下好問因危而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其從寮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於斯謹狀貞元

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狀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澤梁宋之戎郊，涵雄渾於雲水。陶沉毅與濃剛，作眈眈之巨士。綿將流於洪光，鼓神禱之在已。昔丞相之東征，統梁城之千雉。命賓余以掌檄，縱牧馬之遺美。見公佩之橫晉冠，衝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臥，余奉歸于故里。寧後者之無當，願狂埃以渤起。司馬啖而賓徒，烹血肉肆而為市。何繼師之無作，始公之功由是。伏豺豹於神猊，遂清寧乎千里。聞君書於天閭，帝

嘉悅而忘恥。嘗叙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言康樂於一方，竟綿歷乎再紀。廩蓄粟以億計，積有餘而流委。攄甲馬之萬街，惟君王之所指。櫟准僮與齊，萬當烹冰以燎葦。視燕趙之強侯，若負埴之群蟻。彼承風其如何，聞當飯之遺匕。及柱天而轍日，信博壯之可倚。逢諛闇之初晨，遂踐祚而為治。推轂兮昇壇，河橋兮廊。時恩光被以湛稠，仍分嗣以及嗣。遵往年之來覲，見差班於父子。復何殃之不造，遽相追而沒齒。榮華之不道兮，修云乎已矣。悼皇情以注想，每凝旒而

無袞錫祕物之必周余得命為臨視還壤廈而將駕
導清笏而哀徵鑒卑志之潔恭願降歆而省此嗚呼
哀哉尚饗

祭河南府李少尹文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沈
亞之謹遣郡吏李權奉酒肴之奠敬祖于故河南少
尹李公之尊靈夫哲之達塞兮繫其時之艱通故孔
子危而周公龍管遇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
哀哉古昔何思所思唯時謨不我進網不我維民不

得濟道不得施雖富且貴何大用為夫子之道歿矣
今將遺誰卷清明之特達歸壤廈而藏之哀哉尚饗

祭胡同年文

維長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年韓復張正謨龐
嚴沈亞之饌庶羞清酌之奠祭於故安定胡君之靈
惟溫毅之尤顏兮合朴謙而苞野工時言之便平聲

詩兮闢風識於遠雅同遺恩於昔年蒙擢身於長者
念嘉歡之平生君何先而棺槨痛彫華之誰疾兮聞
號號之稚寡省余奠之不適兮促將征於前馬何決

邁而無顧兮豈樂居乎壤廈既啟全而無尤君子美其終也哀哉尚饗

祭故室姚氏文

噫佳惠之淑敏承嚴明以信修既笄佩之有儀俟嘉人以為化豈位者以無當願采贄以納予惟鄙夫之蓬塵牽阻離以為尤始仕筆而關塞俄自夏而涉秋誰來歸之湏臾遂省拜於東陬潔幼弱之室處奉板輿於修途值凝冰之沂川乃築居以捨舟念姻嫁之以時負重釣於薄軀可因寒之多淹汨歲序之忽周

誤聞恙吾中閨言迅轡於皇都及鄭洛之外郊承凶言於來書悼追悲之莫及聲失慟以咽呼目虛疑而直想容髮歸之在眸舉椒桂之觴感百年之永乖纜總帷之撫臆非彷徨於故居惟靈魂之昭昭省余心之勞劬

為人祭媵者文 六年春作

念昔媵者容華不常喜顏如春醞葩之芳燿乎將賦擘乎為允偏然去步如烟洋洋萃然來裾如鸞下翔佳言如酒和人中腸情如蚕絲縵不可央惟我所當

遂栖余床為余馨香自始于今六謝冰霜繞云就木
言歸龍首道既已隔淹不可久嗚呼哀哉尚饗

劉巖夫哀文

秀才劉巖夫父沒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
曰號呼室滿暗鳴兮一溢不入百體痛兮體泉竭日
髮根枯兮脆黃椎亂如霜燕兮形若龍骸骨膚兮悲
占六腑神無居兮魂魄悄悄客四隅兮去衣風雲將
君踈兮待待地之赴幽都兮生成果克李意舒兮厚
姻薄養世有諸兮俗浸且廣無誰誅兮清魂佳宇赫

來圖兮鼎設海陸備肴藟兮吳梅狄酪淡濃腴兮逢
果錯實態味殊兮酣若頗視若珠兮香津桂醕蟻沉
浮兮綠盃既蕪有鐔盃兮醪醴百味君安須兮惟君
之嘗恣所如今三爵與洗祝延呼兮為君洗奠一饗
余兮

祈雨文詞漢武帝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櫟陽尉沈亞之承命於大京兆
以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于漢武皇帝神之祠下因
巫人以達其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唯神五行六

氣神得而均如愆且災神何為仁惟神昔帝漢日何
祥不臻燕雍滂洋甘露騏驎人荷其澤亦仰如春氣
配高明歿而為神居滿必誅居柳必申今者獻陽始
歲亢而為屯草木蔽萌塞脉沉津不蒸不洩逾于十
旬雨師慢傲尸違不賓潛深驕高祐此下人風伯置
戲歎陶濃塵清為凝靈全若頽雲鴻退突渤上蒙無
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司處位
不職荒役不祇神假之權使之為用上帝如恕其殃
孰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管然後泰

陽蒸雲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
虔虔于祠集于宮室鼓舞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郢州修明真齋詞

大唐大和五年歲次辛亥十月十五日己卯明真大
齋主朝請大夫守郢州刺史李祥與謫臣郡客將吏
等仰首稽首再啟詞於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
太上老君郡靈眾仙咸俟畢降蕩乎混元始精半瀾
涵臭薰蒸為氣形生於聲眾動既品隨而有名清濃
薄厚四氣之營乃岐乃陌析其混并眾動壽量道居

清濃覆人為大啟悟為明拒惡為壑護善為局居惡
如何恥蕪面黠居善如何陽然懷聲道之所宰尊無
與京伏惟皇上保聖億為壽程天齊尊高如天無傾
某官韋職居專城雖喜從樂善之發怒因嫉惡而嬰
每覺逾息失次度刻不寧是用澆氣於恬奪性於情
害意之和傷和於平而神誤序胃血差經伏願大道
神尊垂尊澤祐彫堅老榮遐衆之齡使淄垢磨濁迷
醉醒伏願金借其堅玉助其貞今某等之志戴道之
大德荷道之生成某等之狀藁孽為甘山岳為輕伏

願災從日銷福與時迎某等之孔恭洗思滌慮以奉
以行謹辭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

第 35115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3/

図書館

2

崇	崇
年	年
聖	聖
味	味
大	大
書	書

秀

